

黃嘗銘，篆刻的手

文 / 陳培英



黃嘗銘在書齋裏篆刻的神情。

遠

在商周時代，中國人便使用印鑑的習慣。「篆」字在說文解字裏本作「璵」，即以玉石為印材雕鏤，及至後世盛以竹帛書寫，才改作「篆」。

今日印材種類繁多，玉石、金屬、木材皆有，對雕刻者而言，選擇的空間更為廣闊。

篆刻家黃嘗銘（字子昭），擅長以玉石為材，篆刻印鑑、書畫章、佛經；民國七十六年榮獲中山文藝創作獎，更多次連獲全國美展篆刻類第一名。

黃嘗銘從事篆刻二十載，直至近五年才辭去公職，專任篆刻工作。回憶涉獵篆刻的經過，他彷彿重拾年少時光：

「那時我才十七、八歲，就讀建國中學，經常跑到歷史博物館看熹平石經，並在週記裏表示很感興趣。恰巧，我的導師教授國文，把他擁有的熹平石經拓片的影印本送給我，我如獲至寶，逐字臨摹了兩年多，才敢拿起刻刀。」

但二十年前極難取得印石，由於台灣的軟石不宜雕刻，想學篆刻的人只好費心蒐集石頭，其最大寶庫是自大陸遷台的收藏者。黃嘗銘常常在好不容易發現

印石後，才想起自己買不起，因此在他眼中，每塊印石都是寶貝。

印石既然取得不易，何不使用木材練習？黃嘗銘堅持表示，兩者質地截然不同：木材乃纖維質，需以鋒利的刻刀劃出筆直的線條，缺乏刀法上的趣味；印石會崩裂，篆刻時較能表現出韻味。然而也不是每塊頑石皆可造就，質地太鬆者易碎，太硬則不易入刀。

放棄土木工程投入篆刻，黃嘗銘的內





「拾穗圖」深入我心

文／石永貴

心有過一番掙扎。自入門以來從不曾中斷練習的他，在上班時只要想起家中未完成的件作品，便坐立難安，歷經多年後，他終於勇敢而完全地走入篆刻世界。篆刻是件極費心力的工作，為因應需求，黃嘗銘秉持印鑑工整、書畫章寫意的原則，做最好的設計。雕刻時間雖然只要二、三十分鐘，印面設計卻很費時，有時甚至得花上數天才能完成。加上印鈕、邊款的设计，黃嘗銘每天平均工

作十二小時，可是他仍然能樂在其中。黃嘗銘並從事佛經石刻，相繼完成了金剛經及阿彌陀經，前者共五千一百七十六字，後者則有一千八百五十八字，分為四十個印面。此外，他還選輯了唐人佳句刻印成書，目前正致力宋詞篆刻，預計今年六月三十日於台北新生畫廊展示。黃嘗銘經常在校園中巡迴演講，並於美國加州大學研究所中華民國分所教授

篆刻及書法，在社團推廣上更不遺餘力。誠如其書齋「真微書屋」，取自「真放在精微」，在放達之前先力求精微，重視基礎，黃嘗銘為人治學的座右銘亦源於此。不失赤子之心的黃嘗銘誠懇地表白：「我喜歡篆刻，因為它是藝術，又兼有勞作與工藝的樂趣。」篆刻這門集書法、金石、雕刻於方寸的藝術，就在黃嘗銘的手中，展開一片天地。

最

近，偶然在香港出版的亞洲周刊上，有這樣報導：「倒懷念著台灣五、六十年代那種社會和睦、真摯的生活。」

這段報導是來自新加坡。作者簡興強先生應是從台灣畢業的僑生。

是的，那個時候的台灣生活，好令人嚮往與懷念啊！

對於我來說，最懷念的日子，是晚上穿著拖鞋，到台北市福州街台電閱覽室看雜誌。

那個時候，雜誌並不多，但好的雜誌卻不少。

我就在那個時候，那個地方，認識了「拾穗」。

多少年來，「拾穗圖」深入我心中。

彷彿看到辛勤的婦女工作者，就是拾穗的化身。

「拾穗」伴隨著台灣的成長，已經四十年了。

「拾穗」是在民國三十九年在南台灣創刊的。那個時候，正是大陸撤守，台灣的政治情勢還在風雨飄搖的時候，中油公司的工程師們辛勤耕耘的精神，真令人敬佩。

四十年來的台灣，變化真大真快。幾乎是使每個人的夢想得到實現。

那個時候的台灣，大家所缺少與缺乏的是知識。

如今，經濟生活是富有的，但是相對的，精神生活是無限的空虛。

智慧與道德，卻是今日生活中最缺少與最需要的。

我們至盼「拾穗」累積四十年的辛勤經驗，以提煉者的精神與毅力，把生活中最好的結晶提煉出來，有助於精神生活的提昇。